破局  
  
一处三层别墅，依山观海，环境清幽，这里曾是宋晓雯和张然在暹罗的幽居之所，现在则变成了宋书宸的窝点。宋晓菊前些日子半夜过来，她是知道这栋宅子的过往的，本不想住，不过在宋书宸的坚持之下，最终服软，带着些许别扭在此住了下来。$ \_3 {3 T) {2 o% i9 q5 y3 i# K  
: V4 ^2 m- ~$ \/ e  
这两天雨水很多，宋晓菊悠悠的在三楼的阳光房里坐着，看着大大的泳池和远方黑黢黢的大海，不住诽谤：「你倒是会享受，回去之后我不光要在沪埠弄上这么一套，还要比这里强。」  
  
宋书宸带着陈家兄弟寻了上来，陈衿衿实现在楼下洗过澡，换了衣服，此刻犹豫着躲在最后，躲躲闪闪的，却被宋晓菊头一个指名：「哎，陈家那个小的，躲在后面做什么，这么大了，还怕见人么？」  
, M- {, v8 \1 A4 A3 U  
「菊姨好。」陈青青换了一副脸色，只能谄媚的挪上前，规规矩矩的问好。  
0 B1 V" ^" a0 {: }  
「你们都很好，很年轻，很有活力，菊姨很喜欢。就是有时候做事要多想想后果，没撞南墙之前就要想到回头。」宋晓菊不知道是真开心还是假开心，反正态度不错，只淡淡的指点两句，就又转头过去，看着大海失神：「你们那个叔叔，我不喜欢，对了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，出来了么？」8 m9 a5 h# x( f  |. K& J$ V  
  
「展容叔叔么，他过的不太好，被软禁在家里祠堂。」陈衿衿认真的上去给宋晓菊面前的茶盏里续茶：「他过的好不好，其实不重要了，至少还是陈家人。不过菊姨放心，他绝对不会再出来兴风作浪了。」9 G5 x, K1 M4 h# E. g  
  
「好孩子。」宋晓菊甚是欣慰。6 u7 h' X0 E0 J7 X  
\* }5 y7 f2 k5 B' j0 {  
「菊姨，杜思文是什么人？」陈衿衿忽然问道。, H# v! J1 [+ I6 R# M) l1 X  
  
宋晓菊猛然回头，不做神色的回：「不知道啊，你从哪里听到的这个人？」  
: B3 Q  }1 g; K  w. ?% W  
果然是一个否定的回答，陈衿衿没有继续问下去，转而把弟弟拉过来，有一搭没一搭的拉起了家常，反正等下正主要过来，不急这么一会。) e! H+ k\* t! A( c0 O  
$ @) G( c0 r2 j) v/ E  
陈青青在外面那么飞扬跋扈的一个人，在宋晓菊面前倒像是一个乖宝宝一般，沉默的吃着零食，能不说话就不说话。宋书宸换了一身便服，也加入了拉家常的行列，四人聊的还算不错。3 x# W# v\* {$ q  N  B% C1 n$ `  
+ V8 B" f& [- e( l7 B7 ]  
「主人。」小爱弱弱的敲门：「人到了。」  
  
「带上来吧。」宋书宸招手，顺便吩咐道：「小爱，给我泡些咖啡来。」  
  
「大半夜的，不要喝咖啡，你不要睡觉了？」宋晓菊摆起长辈的架子，却被宋书宸不做声色的呛了回来：「晚上喝茶也不行啊，其他的饮料我喝不惯。」0 I/ u3 J2 B0 L  
; c" Z1 R; r9 e' A& u% s- D( g1 u  
不多时，王新雄慎重的敲门：「宋总，菊总，人带来了。」  
0 X$ e' \! e$ W6 i\* u+ }  
宋晓菊一个皱眉：「什么人啊，天这么晚，我乏了，有什么事明早再说。」: {& k7 W0 y5 ?6 F9 G  
  
「可是。」宋书宸提出了异议。, V. L; |" G\* i$ F  
  
「没有什么可是的，明天再说。」宋晓菊紧了紧睡袍，丢下众人回房去也。  
6 O/ K& b9 U; R4 N1 H  
留下的三人面面相觑，陈青青提议他们先审，其他两人附议，王新雄却不答应了，执着的堵住了房门：「菊总有吩咐，明天再说。」  
  
「切，我带你们去房间，今晚就住这。」宋书宸无奈，带着疑惑的陈家兄弟去卧房了。" C3 A+ }\* d8 w  E% ?  
& G# z; C4 u" a8 b$ J2 k  
半夜  
  
陈衿衿认床，躺在床上始终不得寐，走廊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，他疑惑的开了门，恰看到宋书宸漫步走过，疾步上前：「宸哥，你也睡不着啊。」  
  
「嘘，跟我来。」宋书宸鬼鬼祟祟的招手，陈衿衿立时会意，亦鬼鬼祟祟的跟了上去：「去哪儿？」  
3 r\* u/ v) j! |6 A3 \  
两人没有开灯，慢慢的下楼，刚走到客厅，忽而房间里灯光大盛，原来是小爱起夜，她将两个有不轨之心的男人抓了个正着，却不正眼看他们，假模假样的倒了水，这才开口：「哎，也不知道菊姨他们半夜去地下室做什么，要不要去看看呢。」& q6 Y" \3 G- U7 J7 ^3 S  
  
「走走走。」宋书宸岂能不知道小爱想的是什么，在陈衿衿诧异的目光中直接搂过了她：「我就知道我的亲亲小爱不会不管我的。」  
# j- ~$ u& Q- K- o  
「谁是你的亲亲小爱，恶心死了，你变了。」小爱嘴上不饶人，身体却很诚实，并没有从宋书宸的怀里挣脱，任由他搂着下楼去也。0 \_' Z4 \, I( f: U  
  
宋书宸疑惑的看着空空如也的地下室，待要发问，小爱终于从他的怀里走出，打开闭路电视，甜甜一笑：「在隔壁。」  
\* a1 s7 X+ B! ]  
果不其然，宋晓菊他们的身影在闭路电视上显示了出来，小爱又递过耳机，宋书宸和陈衿衿挤到一起，一人一个 耳朵，且听宋晓菊待要如何。3 d  N/ W( Y( S  
  
显示器里面，宋晓菊坐着，王新雄一脚踏在跪地的阎王背上，没有任何声音，看阎王脸上的伤痕，想来是已经揍过了一顿。$ i3 q, x7 n+ c% m) \  
7 c' M' k/ U: K- \: k4 V  q  
「怎么没声，是不是设备坏了？」看了半天，只有轻微的呼吸声，陈衿衿诧异的问：「菊姨他们在打什么哑谜？」  
1 V: g& W: E3 o) N  
恰此时，宋晓菊看了监视器一眼，做了个招手的手势。3 v: G! n) {5 B' K8 ~4 `4 i2 K: T4 R  
  
「没打什么哑谜，玩砸了，我们被发现了。」宋书宸放下耳机，带着陈衿衿直奔宋晓菊的房间。  
' }: [# k8 |8 `- e  
「没想到你们这么执着，果然瞒不过的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决定对还是不对，不过这件事情是一个火药桶，我想，我已经捂不住了。」宋晓菊看到宋书宸进来，无奈的起身，单刀直入。3 H' }" q. v/ o! n  
9 ?; C: R$ p  Z. S  
宋书宸敏锐察觉不对，这个杜思文到底什么人？竟然能让宋晓菊都能如此无力？  
1 L, J( s7 Y! k6 m1 k# Q  p  
「杜思文，是张然的儿子。」宋晓菊留下这么一句，就出去关上了门。  
  
宋书宸只觉心头一紧，眉头瞬间就拧成了疙瘩，心直接就悬了起来，在房间里快速踱了两步，接着吩咐道：「王哥，你带菊总回去休息。」  
+ t, f8 B. {+ j4 S$ l& B# C; h& c  
王新雄去了，宋书宸又道：「衿衿，也去吧，这件事情不要主动和赵姨讲。」: x7 f9 I  p+ t+ t. ^1 `  
  
陈衿衿却没有动，反而不顾地下室的脏乱，随便寻了一个木箱就坐了上去：「如果是他，我不能走。」再抬头，早已泪流满面：「如果我走了，我的两个妈妈都会活撕了我。」( V7 @\* b5 t1 {0 E! V  
  
宋书宸又踱了两步，安慰性的在他肩头拍了拍，左右寻了一个木柄铲子气势汹汹的来到了阎王面前，又吩咐：「小爱，你也出去吧，我怕等下这里会比较血腥。」  
  
「对不起，我不能。」小爱第一次回绝了宋书宸的命令，再看她手心寒光一闪，两只冒着寒光的钢针探头出来：「如果真是他，那么他亦在组织的保护名单上，你退后罢，这种事情，应该我来做。」0 \_# d# M8 X- n) c4 K  
9 G9 y, [$ R# ]: S& {% G  
宋书宸务必错讹，不过他很快就想通了：「我倒是忘了这个了。」接着扶额：「我的天，我们能搞定的话，你就不要告诉木下璎了好不好？」  
  
「小爱需要对璎完全忠诚。」对于这样的回答，宋书宸也是无可奈何。  
  
在小爱的逼问之下，就算是哑巴也要开口讲话，具体如何操作的暂且不论，反正阎王同志的下场非常惨。可惜阎王他在内地关押多日，今天才刚在暹罗落地，不想就惹了宋书宸这个真阎王，他给出的消息大部分早已过时，不过还是撬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。, `9 i% l! ]. X. Y6 a  
  
阎王确实是萨莎手下贩毒的，杜思文是被他的手下花猫和老鼠无意间给绑了，本来就是简单的肉票，不想在把这个名字给到暹罗之后，暹罗这边却下了死命令，非要他们把杜思文偷渡回暹罗，至于原因，阎王却不知晓。  
+ h0 o' }: V' ^% u\* t2 ^  
这个暹罗集团的组织运作方式非常诡异，所有事情都由萨莎一手操办，事情则由专人专办，互相之间也颇有隔阂。比如阎王专门负责毒品的运输以及在内地的优化提纯操作，不得不说，这样的手段确实颇有成效，不会出现抓了一个，拉出一串的高风险情况。- I$ i; i, I, O1 k4 ^5 i8 c  
  
当宋书宸得知阎王他们的运输是通过杨龙转运内地的时候，他迟疑了，种种线索在心里连成一串，贩毒集团，有他，谈判，有他，蜜娅，有他，爆炸跑路，有他，什么事情都有他，但是又好像一直游离在外，再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事情了。  N. v; b) N( g1 y  
2 H& Q+ h; \_7 K/ |+ E  
「杨龙，你躲的可真深那。」宋书宸隔空抱拳：「果然是你，肯定是你。」1 ]1 s9 C  j) y( O- w7 C  
# O( ?1 w8 v$ }2 j8 M' c) ]  
「库洛斯。」小爱眼神里寒光一闪。) ^8 C' S" R+ z2 u4 p\* z  
8 q3 E; g. t$ x% q\* E! O  
「没有意义，找到杜思文才最重要，现在我几乎可以肯定，那个爆炸现场的尸体，不是杜思文。」陈衿衿忽然开口。  
  
「何意？」宋书宸不解：「不是说DNA都对的上吗？」  
  
「花这么大的力气把杜思文带到暹罗，结果甚至付出贩毒集团的明面首脑的代价，结果就随随便便把他炸死？」陈衿衿停顿了一下，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后继续说道：「我是学医的，知道一些检测的方法，爆炸而亡后的基因检测是最容易造假的，只需要一点点真正杜思文的血就可以。他如果真要杀杜思文，那么可以选择其他更残忍的做法，甚至可以让他灰飞烟灭，而他却选了检测起来最容易造假的方法，为什么？」  
0 U2 B5 @7 ~$ v  
「他还要用杜思文来搞事情。」宋书宸冷冷道：「我的天，如果这事被然姨知道了，她会疯的。」  
  
「可是动机呢？为什么非要杜思文？」陈衿衿疑惑道。  
+ @% x\* M3 Y$ i2 T7 H; l) c  
「他和我们有血仇。」宋书宸不假思索的接话：「去掉所有的不可能，剩下来的，哪怕再不合理，那也必定是真相。他是真正的欧阳栋，即便不是，这个杨龙也肯定和欧阳栋关系匪浅。」  
4 t0 h4 X! Y& v0 e' Z5 W  
「栋哥，哈哈，栋哥，此人心思太缜密了，拿出一个假的欧阳栋出来扰乱我们的视线，扰乱警方的视线，他非常明白我们和欧阳栋的恩怨，整件事情背后的幕后主使绝对就是欧阳栋，没错的，绝对就是他，甚至这个杨龙可能都是他的棋子。」宋书宸不断的踱步，思绪打开，最终给出了自己的推断。  
  
「小爱，留下他的命，送到黄金殿门口，示威。」宋书宸快速命令着：「别人出招了，我们总要接招的，他要闹事，可他接的住吗？」说着，宋书宸嘴角一个歪笑，转向陈衿衿：「你知道吗？黄金殿本来是一个夜总会，而那个夜总会的老板姓赵，赵俊泽。」  
- ]5 I! {! G2 c6 O! n4 @  k8 n  
陈衿衿沉默了，他知道这个人，而宋书宸现在说出这个消息的目的不言而喻，他迟疑的看了宋书宸一眼，内心挣扎不已：「确定是他的吗？」( E) o' D7 E7 `6 M  
  
宋书宸却没有正面回答，接着刺激道：「现在还想独善其身？不要忘记了，他们在内地运货的渠道，用的是你广鑫的车。」  
: v0 V' {+ j& I% A/ C  
「我知道了，这件事情我会告诉青青的。」陈衿衿的面孔几乎全部隐没进了黑暗里，用沙哑的声音回道：「青青知道了，大妈肯定也会知道，不过这样的话，值得吗？」3 n, G& S\* {' o6 t" h! d; N  
  x" O; Y+ T3 ^/ h; Z' \_; b  
宋书宸用一个陈述句结束了对话：「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。」大笑着出门，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没有做，监狱里有一个人，他一直没脸去见。3 K+ ]7 U3 I# r% `0 J  
% A$ d$ @4 Y6 ]+ {( a" o! N! Z  
今天暹罗的狱警可算开了眼了，不知那人花了多少代价，尽然可以做到半夜探监，探监就探监吧，两人就这样面对面坐着，半小时的探监时间一恍即过，探监者，被探者没有任何的言语交流，却好像谈妥了很多事情，探监时间到后，来客施施然起身就走，惹的狱警暗骂：「神经病。」0 O6 `/ J7 V% U) c  
/ C  C( H# J- g$ D3 C6 j  
---  
  K- X! r- H0 `9 b  
暹罗生态园% X8 Q, Y( a: N2 U, ?  
; M0 C/ \\* ^" @6 b3 x  
暹罗的雨季就是这样，说晴就晴，说雨就雨，凌晨，一道炸雷将蜜娅惊醒，她坐了起来，望着窗外的疾风骤雨怔怔发呆。2 }6 L\* B/ @. n5 @' q. q  
  
黑夜作为背景，镜子里映出一张陌生的脸，她忽而感性的流泪，捏紧拳头，在心底暗暗起誓：「无论如何，只有活下去，才会有未来，我自救，要回去找妈妈。」6 d6 @\* E+ m! d; V  
  
此前萨莎通过大剂量的毒品来控制蜜娅的思维，而现在，为了进行改造手术，保罗将毒品的剂量控制在了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。得益于保罗的盲目自信，以及蜜娅高超的演技，她竟然隐瞒住了自己已经恢复神志的情况。  
1 d0 k$ U1 y3 r  B% d9 l$ {  
配合他们，隐瞒真相，骗取信任，逃出生天，这是蜜娅定下的计划。0 b% P7 O( ~% Q0 \_# H  
0 V9 @8 {6 c- F$ ~8 t6 J6 q  
「还真要感谢自己函授的课程是表演专业呢。」蜜娅苦涩的笑。  
  
不过这样的日子，还要持续多久呢，蜜娅心底也没有底，她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，不知道自己的前路在何方，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，不知道。。。( @. ]; w% r  L0 K4 O- D( O1 V  
1 C4 q) P% K& \_% @& u$ P4 F: k  
雨来的快，去的也快，不多时暴雨减弱，已成了淅沥沥的小雨，东方泛起鱼肚白，闹钟也响了，「扑街。」蜜娅摇头摈去脑袋里纷乱的思绪，从窗前离开。  
  
简单一个淋浴就让蜜娅完全的恢复了活力，她实在不愿面对自己现在的身体，原本小两百斤的胖子，现在变成了一百出头的体重，诡异的是皮肤依然紧致，甚至在特殊身体乳液的作用下，皮肤变得光滑细嫩，并没有出现胖子快速减肥后留下的松垮皮肤。. X5 z: @3 g7 E  
4 ?. h- q, F2 R6 }9 M; A  
当然体型的变化不止于此，男性倒三角的结构被完全改变，肩膀被平白缩减了许多，与之对应的，随着体重的下降，腰胯间已有了不算明显的曲线。底子已经打好了，若是体重继续降低，想要变成细腰丰胯的体型也并非不可能。  
  
肩膀两胯她自认可以通过把体重拉上去轻松解掩盖，皮肤细嫩些也就细嫩些了，脚踝处的改变才是她最不能接受的部分，不知保罗动用了什么手段，现在蜜娅的脚踝已经完全不能变成自然状态了，踮脚变成了常态化，想要自然活动必须要穿着鞋跟至少两寸的高跟鞋才行。6 W/ Q; c& Y1 }- M) z  
3 ^6 k3 \7 s& u  
她还幻想着逃出生天，重新做回男人。  
8 V\* J- ~" R- G( a1 H. Q5 y' ?  
洗完澡，她沉默着来到梳妆台前，看着台子上过半的药罐，无奈的取出两粒吞了下去。她也曾尝试过不吃，可是毒瘾发作后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实在太过难受，而这种药丸中含有少量的毒品成分，剂量是保罗计算好的，恰好可以缓解毒瘾，为了缓解毒瘾，明知是毒药也必须要吃。: I; ?. f: ?1 W2 x' u" I  
# w; D+ V' o' ]4 Z5 ]0 R+ s$ F  
缓解毒瘾只是顺带为之，药丸中还含有高剂量的雌激素，蜜娅的吸收能力太过强大，导致不过半罐的剂量，身体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女性化特征，皮下脂肪开始累积，胸前的花蕾也开始了悄悄绽放，乳头似骄傲的骑士般挺立着，娇嫩无比。; H- g8 q3 W$ I  U  
  
为了避免娇嫩的乳头被衬衣划伤，舒适的少女文胸已成了必备之物，厚厚的海绵在花蕾的成长中是不可缺少的物件。厚厚的海绵里当然还有其他玄机，一旦穿上后，海绵里暗藏的小玩具就开始以蜜娅恰能忍受的频率开始快速震动，用保罗的话来讲：「这样可以让乳腺快速发育。」+ `. E8 v3 Z; I! L) d2 P% J  
  
为了改善蜜娅男性化的嗓音，小册子里也提供了伪声的学习方法，无论当天要做什么，每天起床之后，睡觉之前都必须要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进行练习，只不过蜜娅在这方面天分不高，练习成效颇微。保罗却不生气，说什么这其实是一个开窍的过程，只不过还没有入门而已，一旦入门，自当一日千里。- p! O7 v\* j0 ], c  
8 h8 \_9 Z6 z9 @9 l  
这一套组合拳下来，蜜娅被快速的推向了女性的粉色世界。9 f  w2 B) d# d: i\* P$ u  
$ k2 Q& t2 n5 i4 F4 Q  
就在蜜娅对着镜子练习伪音的时候，保罗进来了，托着一个小盒子，带着高深莫测的微笑。  
  
蜜娅怎想到他这么早就来，此时她还没有穿衣服，光洁的躯体暴露在空气里，就算是男人，被一个陌生人看到裸体也是极为羞涩的情况，蜜娅慌忙扯了未穿的衣裙遮住身体上的关键部位。2 k% r) s, |8 @: k  
; a, T% l5 E  r3 O" m) ]& e9 v  
「不用遮了，就这样，省去再让你脱的时间。」保罗持续笑着，小盒子在梳妆台上被打开，里面一个环形小玩意静静的躺着。  
\* ?9 h( ]; m! U  
「这是老板特意吩咐的。」保罗取出那个环形物件，在蜜娅眼前展示一番，接着说道：「虽然我强烈建议你不需要这个玩意，毕竟你是萎的嘛。可是，怎么说呢，谁让他是老板呢，对不对。」  
  
保罗残忍的述说着蜜娅难以启齿的隐疾，自打他在姑苏被保罗抓去，进而遭到刺激之后，小弟弟就失去了神气，这么长时间来，没有一点要抬头的意思，再加上药丸的摧残，现如今已缩的小的不能再小，勃起不能，无论心中如何渴望，小弟弟都不会给予蜜娅任何性反馈，最多流出些无色无味的前列腺液罢了，此正是蜜娅的心头痛点。  
  
小道具被保罗拆解为更加细小的几个部分：「站起来，长开双腿。」保罗这般命令，蜜娅自然照办，小弟弟软软的缩在胯下，隐隐抽动了一番，似在表达命运的不公。: j" e! q7 ~/ ~' x1 V3 r+ L" I  
  
蜜娅知道那个小道具是什么，由于形体的问题，作为杜思文的他甚至从未和女孩子牵过手，但是在小电影层面，他可称做是个中大师。这种小小的环形装置正是所谓的男用贞操锁，用来限制阴茎，禁止男人性交以及获得性快感所用的道具。可是现在自己已经是这般模样，现在再穿戴上这个，未免显得有些多余。  
  
贞操锁由一种特殊的材料制成，兼顾了轻便坚固与亲肤性，使长时间的穿戴成为了可能。一个圆环套了上来，确认位置之后，保罗在皮肤与圆环的连接处抹上淡淡的一层胶状物，挥发之后，圆环便死死的粘到了皮肤上。4 V; R# }+ `+ E  s% }" ]& r  
  
撸起粉嫩的包皮，如男童般可爱的龟头暴露在了空气里，即便遭受了这样的刺激，龟头依然粉粉嫩嫩的，煞是可爱。7 B$ [7 C+ n" u, I  
  
贞操锁由亲肤材料制成，使长时间的穿戴成为了可能。保罗取了锁芯，很特殊的结构，简单的平板锁盖上延伸出一块，如碗一般。毫无疑问，这个碗状结构是用来固定龟头，而在碗的正中，有一根恼人的小小柱状凸起，柱状凸起塞进尿道，接着小碗罩住龟头。小碗后面是刻意做成的女性阴唇模样，保罗笑着解释：「你看，硅胶结构的，很小，但是惟妙惟肖，不是吗？」说罢，造型特异的锁芯就被推到了合适的位置。6 F; }% |) e' }; |, F( ~4 x2 u8 K0 D5 \  
0 }! N. Q; U! O& F  
虽说没有快感，但是痛觉神经还在，随着锁芯被锁死，胯下传来特别严重的肿胀感，本该凸出体外的器官被残忍的塞进体内，这是严重违反男人天性的行为，无论蜜娅心中如何不愿，为了生存下去，她生生的忍了下来。6 [" e\* @" u, l$ F$ D/ B, V0 j  
% X% h% n) o+ h6 S+ \_! [  
「真是古怪的癖好。」保罗煞有介事的点评着，她是如此的嚣张，丝毫不把蜜娅的想法放在心上。此时的蜜娅心情及其复杂，一方面想要摆脱这个屈辱的玩具，一方面看到保罗骚包的表情又恨不得直接给他一拳。1 x: l3 N9 L" j8 B5 E  
  
两相权衡之后，蜜娅努力摄起尖细如太监的声调，谄媚的说道：「这个小东西真漂亮。」  
, Y7 g: R2 [, j1 F$ H' O5 \  
更为可气的是保罗的回应：「哦，有点意思了嘛，记住这个感觉，声调再柔和点，喉骨打开，胸腔共鸣，要发自内心的拥抱这种感觉，你马上就要开窍了。」  
5 I" V8 j9 \_  l2 S0 O4 A" R7 P  
「知道了。」蜜娅点点头，看到保罗把贞操锁钥匙贴身收好，立时慌了，干净问：「可是戴上这个，我怎么尿尿？」  
2 Z' B1 E4 q% B: a4 S5 v/ U4 A  
「怎么尿尿？和以前一样呗，多喝些水试试，里面有尿管，没有问题的。」保罗疑惑的看着蜜娅，忽而一笑：「友情提醒，记得做好清洁工作，虽说这个锁的材料是亲肤的，可以长期穿戴，不过如果你是个懒姑娘，尿液积蓄造成感染，到时候不要怪我提前帮你切了它。」  
  
看着蜜娅震惊的表情，保罗深知这个敲打达到了目的，简单吩咐两句，离开了房间。  
7 C\* \# v0 t, a; s( a6 |- b: V4 k  
蜜娅徒劳的折腾着下身的小锁，两粒小丸子鼓胀着，阴茎已经完全看不到了，剥开松垮的包皮，露出里面惟妙惟肖的小小阴唇，蜜娅好像来了些许感觉，可是阴茎被特制的结构压进腹腔，很胀，没有任何可供发泄的余地。  
  
折腾一会，贞操锁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，反正暂时没有任何不适，便把折腾的想法放到一边，暗骂：「扑街仔，你叫保罗是吧，这份屈辱，我迟早要百倍奉还。还有那个杨龙，就是所谓的老板对吧，顶你个肺，不要让我逮到机会。」  
# A& ^! D- l+ J: g$ g  
「无论如何，还是保住小命要紧，现在寄人篱下，就先按照他们说的来办，可千万不能漏了马脚。」蜜娅恬静的坐着，盘算不断：「那个在天天在地里挖菜的小子不知道能不能相信，还需要多试探试探。希望他和保罗没有关系，听他口音是内地人，也不指望他能带自己逃离这个魔窟，能把自己还活着的消息传回内地就谢天谢地了。」  
  
想到那个挖草的男人，蜜娅的心思活泛了起来，眼看时间差不多了，按照往日里的规律，他现在应该已经在田里了吧。嘴角泛起一丝笑容，蜜娅开始穿衣打扮，早些把那个男人的底细试探清楚，总是好的。\* X0 |% \, ~7 b# [: Y& \_# x  
) u; }$ H8 h  X% E1 }\* L  
胯下戴上了贞操锁，高弹的女士女裤一穿，胯下只凸出小小的一团，尤其是两粒丸子中间挤出的肥美小缝，恰似肥美的鲍鱼，甚是可爱。根据保罗的要求，这个女士内裤是高腰的款式，腰部紧绷，有着特别有效的收腰效果，内裤上身，蜜娅的下身已有了一条傲人的曲线。$ M) `0 ]; n) U+ Z6 a2 E  
  
文胸是一早就穿好了的，因为需要厚海绵里面的震动按摩装置，现在只需要将肋下副乳收一收即可，看着胸口那条不算太深的沟壑，蜜娅心思澎湃激动，他从未摸过女子的乳肉，却不想现在这样美好的场景出现在了自己身上，她贪婪的抚摸着，毫不介意这是自己的身体，先摸为敬。  B& L  j! W2 E: d( J/ s" h  
  
皮肤在各种化妆品的滋润下已经无比细嫩，简单打个粉底，画上眼线抹个口红，一个简单的淡妆完成。这些天来，头发在特制洗发露的调理下，已长成了及肩的半长发，乌黑浓密，简单梳理两下就变得柔顺丝滑。  
  
这样长度的头发是最尴尬的阶段，半长不长，马尾梳不起来，带假发有稍显闷热，只能任头发披着。晚上刚下过雨，空气潮湿闷热，只能选了素雅的长裙，按说蜜娅本心是不愿意穿裙子的，毕竟内心还是个爷们，可是这里除了裙子还是裙子，只能选些不太妖艳的来穿。  
\* t# A- C! b. c4 D/ ^9 @  
换完装，蜜娅在镜子里检查着自己，思来想去，总感觉缺了些什么东西，哦，是了，丝袜，怎么可以少了修饰腿形的丝袜，自从第一次穿上丝袜，那种丝滑的触感就让蜜娅欲罢不能，再加上那种朦胧的视觉享受，蜜娅算是明白了丝袜对于女孩子不可言喻的重要性。# {% t9 i! U" f4 g, Z+ A  
  
折腾半天，蜜娅终于出门，一门心思的往试验田方向走去。算算时间，那个男孩子该已经在田里了。  
3 Z9 I/ a; g2 [6 k/ v. u8 O  
穿过长长的走廊，果然看到男孩已经在田里蹲着了，正是想不通，风里来雨里去的，天天在田地里忙活，也不知道就那么点植物有什么可以折腾的。  
  
蜜娅越走越近，眼神完全落在了男孩身上，待走的近了，男孩似乎也发现了自己，手下一乱，切割植物的小刀在他的手上一划，眼看着殷红的鲜血就流了出来，蜜娅心中一揪，担忧的询问：「你受伤了。」心急之下声音有些沙哑，接着又捏起嗓子补上一句：「要不要紧？」  
  
男孩许是被自己的嗓音吓到了，怔怔的呆在原地，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，任由手指上的鲜血流着，蜜娅只能再次发话：「你在流血，我去帮你取药。」3 a4 P7 Y9 j$ ]  
0 j! O3 a) A/ W# M4 {  
男孩露出一个尴尬的笑，从包里取了绷带，回道：「不必了，我带着药了。」说完，目不转睛的盯着蜜娅，眼睛都不带眨的。  
  
「哎哟，被他发现什么了吗？」蜜娅暗想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赶紧转身丢下一句：「那，再见。」急步就走。  
  
「我叫陈衿衿，耳东陈，青青子衿的衿。你叫什么名字。」前面就是走廊的拐角，马上就要逃离现场，好死不死，背后那人忽而大声呼喊。  
4 }2 x7 x2 j3 p3 O% {# K: \_  
「蜜娅，我叫蜜娅。」蜜娅悠悠的回，心里却是另一番想法：「原来他叫陈衿衿，看他样子，倒像是个学生，不说话还好，一说话就透露出一股子未经世事的迂腐味道，听名字，他果然是个内地人，希望不要让我失望。」, a/ j8 h9 |$ c; p  p  
  
拐过墙角，看到保罗站在不远处向自己招手，直把蜜娅吓的魂飞魄散，直呼莫不是自己的小心思被他看穿，尤其是保罗玩味的笑容，只把蜜娅吓的惴惴不安。现在直面保罗无疑是一个极为愚蠢的选择，故而蜜娅埋头下来，只想赶紧逃离此地。+ B2 Z7 B0 h, U" M- f9 s3 f  
+ ]+ A+ C5 v! f) v  
可是保罗执着的冲她招手，她只能狠下心，慢慢向他蹭去。走的近了，保罗先开口：「刚刚和谁在聊天呢，你的嗓音还没学好，这么做容易暴露知道吗？」5 `/ y, ?0 P+ u# y  
  
糟糕，刚刚陈衿衿的大喊肯定被保罗听到了，现在保罗这般问，肯定也是在试探自己，只能硬着头皮答：「那个天天在地里挖草的，我看他手被割伤了，情急之下才和他搭话的。」# \$ y0 Q0 F1 q  
  
保罗点点头，认可的蜜娅的说法，警告道：「不要乱和人搭话，你还没有准备好。」5 L\* q  f2 k" H2 p  
/ k: r$ D3 Q1 o) U# W  
「知，知道了。」蜜娅紧张的答。  
  
「知道就好，跟我来。」保罗说着，带着蜜娅七拐八拐，来到一处小小的会议室。$ ?  I& p3 ?- |4 {$ t' b  
  
蜜娅深知现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，无论保罗带自己到什么地方，听他的就是了，多说多错，还不如安静的呆着，反正他们神神秘秘的，问了也白问。  
  
「坐在那里，你识字的吧，等下你做会议记录。」保罗指向一个位置，那里是桌子上的副位，一只笔，一个本子：「对了，等下杨龙要来，表现好的，好早点和他回家。」" h0 \- }" z8 `  
  
蜜娅眉头一皱，想起和杨龙发生过的荒唐事，想到杨龙的疯狂，当时在楼上的房间里，自己迷迷糊糊间看到的炼狱景象深深的刻在了自己脑海里，说实话，蜜娅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和杨龙这个恶魔虚与委蛇，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只能硬着头皮上了，她淡淡的回了一句：「哦。」就优雅的坐到指定的位置上，拿起纸笔，摆出一个极为专业的姿势。  
  
「很好。」保罗对蜜娅的态度无比满意，这说明自己的记忆置换术竟然获得了彻底的成功，是问如果记忆置换术没有成功，那个经历了无数摧残和折磨的人又怎么会如此合作呢。5 v/ H7 Z  @; ^0 b3 u7 ?  
9 L- u- H' f6 q; V6 ~' l, ^  
「哈哈哈哈，蜜娅。我的小宝贝，想死我了。」杨龙标志性的大笑从房外传来，自顾自的在蜜娅身边的主位坐下，贼手已自然而然的探进了蜜娅的裙底，沿着大腿跟一路向上，摸到了被锁住的小弟弟，心底暗爽，便把两粒丸子握到手心，肆无忌惮的把玩起来。. c+ R6 i9 `; s  
  
下阴被杨龙拿住，蜜娅本能的反感，可惜不能做出任何不合适的举动，只能绷紧大腿，妄图阻止他进一步的举动。怎料夹紧大腿的举动让杨龙越发满意，大呼过瘾，这种轻微的抵抗让他兽性大发，若不是等下还有重要的会议，只怕现在就要用强。$ P+ q% S0 Q\* j; Z3 G$ j3 v5 d  
  
「杨总，你选的这个地方不错啊，挺会享受的，风景不错，空气也好，不像内地，哎，我都想要在这里搞上一间房子常住了。」杨龙和蜜娅正在叽叽歪歪，一个气宇轩昂的年轻人走了进来，一进门就打起了哈哈。  
  
「哟，陈总，闻名不如见面，我怎么也想不到陈总原来如此年轻。」杨龙的手依然没有离开蜜娅的大腿，不过背靠过去，大开门户，没有任何起来迎接的意思。  
' z. D1 e7 r- d! r$ ^\* |# k6 ^7 s  
蜜娅循着人声看去，这一看不要紧，看清了来人的面孔，此人长相和地里的陈衿衿几乎一模一样，手上拿着的笔直接落了下去。引的杨龙不满：「蜜娅，你认识他？」  
5 }\* x2 V  n' U" L  
「你好，我是蜜娅。」蜜娅只能紧张的回。  
! t- A, B6 s4 N" W  
「还是杨总会玩，可惜我家里管的严，不能这么玩呀嘿嘿。你好，我陈青青，耳东陈，青青子衿的青。」陈青青大大咧咧的坐下了，对杨龙他们的表现没有任何的反应。  L/ `# x0 ?' A% M4 w; }  
  
「陈青青，陈衿衿，吓我一跳，看来他们是兄弟，青青子衿，看来这个应该是哥哥。我得好好听，或许可以从侧面了解一下陈衿衿的背景，如果他们来谈生意，看来这兄弟两个和杨龙之间关系不算太深。太好了，把消息传回去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。」蜜娅微微捏拳，对自己分析出来的结果无比兴奋。) @0 y\* [/ `5 |  
) v  B4 e: F  V9 H& U  
该死的杨龙，手指探进下阴部位，拨开包皮，饶有兴趣的在硅胶锁头上摩梭，内里的龟头得到刺激，渗出了滴滴汁水，杨龙摩梭的越发卖力了。# d/ G- C' Q2 L  
2 f. E: V: ?% Y. M3 C  
他们假模假样的聊着，蜜娅假模假样的记着，在场三人各怀鬼胎。( ?& S  E) l, q  
4 r( h3 ?7 I' m/ B  G: v  
" X8 @; ~0 k' R6 G  
实在忍不住，，这个杜思文，他的出现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。（用的出现，不是出生，诸位细品）